切問齋文鈔

卷一之卷三

學術

PL
2718
U3A16
1775
V.1

乾隆乙未鐫板

切問齋文鈔

文之垂於古今也大矣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有物有則民之秉
彛而氣質不齊外物相引每至濁而汩之
聖人制為詩書禮樂以行其敎化自身心
以及家國天下審善惡考得失察治亂
使萬事萬物胥協乎中正之矩文德大洽
治化醇茂是以則象乾坤祖述堯舜而要

不外乎天理人心之同然切近而不可離者昔賢云凡經聖人之筆削者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弥宇宙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盖文以明道古今來文有萬變道無岐趨故美其華不如歸於樸逞其奇不如範於正無他於道愈切則文愈平而愈高也道無古今之殊文亦無古今之別謂今之文

必不遠古之文者是舍道以言文徒以藝成而下者槩之也我

朝

聖聖相承制作明備文治臻於極盛百數十年賢大夫士立德立功因而立言者蔚乎著作之林矣其餘誦習古先涉閱世事隨其心之所得宣之於文辭猶莫可悉數山左廬使

吳江陸朗甫處其散而無紀久或漸湮也迺有切問齋文鈔之輯搜討擇積十餘年之功博收而約取之自学術迄河防為目十二為卷三十或長篇連卷博大雄深或言簡意該肅括精當或援据明辨智者讀之而心解或淺易真摯愚夫婦聽之而點頭擘凡天時地理德行政治之務罔不探賾

剖微摘真握要其曰切問齋者格物之希
帛菽粟民之日用飲食意未嘗求工於文
而不詭其辭而辭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
新亦遂炳炳麟麟精采煥發傳之後世有不
可磨滅者斯則文之美盛者矣余於朗甫叨
針芥之契素知其深於經術有體有用迨
由曹郎洊膺觀察勤恤民隱恪守官方

應事公平持身峻整今秉全省祥刑之責
聖明委寄進且益上公餘無他好惟文字爲娛
悅所輯運河備覽於節宣機宜詳核可
爲繩準並所鈔者精義以致用因時而措
宜尤足仰贊
盛朝文明之化於無疆厥功良鉅豈僅朗甫之嘉
謀嘉猷於此乎資取不竭也哉余非能文者

流書來屬爲之序其亦風誼之真切
者乎
乾隆四十有一年歲次丙申孟冬之月通
家生桐鄉馮浩手撰

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爲文矣然自孔子之世卽有老明孟子之世卽有楊朱墨翟遭秦焚書經闕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鶩學者惑於岐途而六經始晦經晦而史家之予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子出始闢老佛荀揚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其初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衛道者以成文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爲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弊也有爲訓詁之文者有爲講說之文者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掎摭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也路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

必北轍九軌之涂參劇之市蕩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至如馳騖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與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文必也以經爲鵠以史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鵠之地無定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及其命中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偏際均之謂中小有參差亦非大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遠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

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尚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安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無背於道是則大不然也方今

名臣大儒接跡

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或已見諸施行或尚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虞序點公罔之裘之揚觶而廢然去也而又於爲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鈔之意也夫乾隆四十年乙未春日吳江陸燿朗甫書

例言

一立言貴乎有用布帛粟菽爲生人一日不可無之物若珠玉錦繡止可以餘力及之玆編皆取其質言而有文者瑰詞麗句縱極工巧概以無用不錄

一時賢動以先秦兩漢唐宋八家刻繩後學謂如此則合如彼則否不知文之至者皆無意於文者也無意於文而法從文立往往與先秦兩漢唐宋八家模範相同是編所重本不在文然合於古者往往而在毋謂近代作家不足觀覽

一能以文言道俗情固高下之所共賞然有爲淺人說法不必求工於字句者道在立言貴於入人而已玆編如于清端勸諭士民示陸清獻勸諭監犯文能使聞者惕息莫不警悟徒以浮文塗飾有此感孚乎

一一事而兩說並存欲使窮理君子去短取長補偏救過歸於至是故限田授田黃陳之說並錄民兵屯兵魏李之言各著因時措施惟在當局者之權衡一心矣

一張楊園陸桴亭諸人生於明代其姓氏已見於朱竹垞明詩綜追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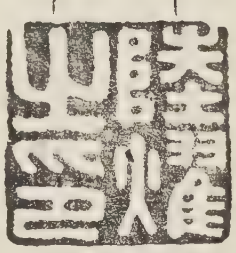
國朝雖高蹈邱園不求祿仕然其手著之文皆切於當今政治或謂前代遺民不宜登載未免畛域之分他如孫蘇門張蒿菴李中孚俱有切於世道之言茲編收錄甚多亦微寓發潛闡幽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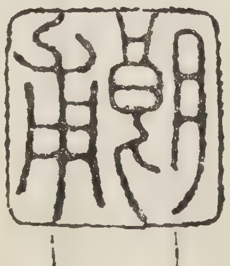
一立言有輕重緩急大小之不同是編於諸家同論一事中微分次第若以名位時月爲先後轉慮顚倒失次不便循覽亦有文到稍遲偶附卷末者非編次本意也

一說經之文惟切於婚喪諸禮可即遵行者始爲採錄若於經似有發明而於事不免迂遠既各有專集行世此可從略一切論史論文以及詩詞字畫之類並從舍旃

一先達名公詩文刊布者不下數百家然域於聞見往往搜羅不獲兼之人才輩出著述日多行篋所攜百不一二遽號成書不免挂漏之譏除現在蒐訪增訂外仍希四方同志陸續郵寄補所不逮

朗甫又書





切問齋文鈔總目

卷第一
學術一
卷第二
學術二
卷第三
學術三
卷第四
風俗一
卷第五
風俗二
卷第六

風俗三
卷第七
風俗四
卷第八
風俗五
卷第九
教家一
卷第十
教家二
卷第十一
服官
卷第十二

選舉一
卷第十三
選舉二
卷第十四
選舉三
卷第十五
財賦一
卷第十六
財賦二
卷第十七
財賦三
卷第十八

財賦四
卷第十九
荒政一
卷第二十
荒政二
卷第二十一
保甲
卷第二十二
兵制
卷第二十三
刑法
卷第二十四

時憲
卷第二十五
河防一
卷第二十六
河防二
卷第二十七
河防三
卷第二十八
河防四
卷第二十九
河防五
卷第三十

河防六

吳門劉萬傳局鐫

切問齋文鈔卷一目錄

學術一

張稷若辨志
張稷若答友人書
陸稼書思辨錄序
湯孔伯答陸稼書書
田梁子答陳子萬書
邵念魯學校論上
學校論下
陳紹洙與熊心垣書
李晉卿朱陸析疑
陸聚緱與王繪先論學書

張孝先與陳玉立書
孫鍾元約言錄序
杜于皇學統序
魏石生與白方玉書
黃震孫佛氏論
張稷若袁氏立命說辨
田梁紫唐幼章句釋感應篇序

切問齋文鈔卷第一

吳江陸燿朗甫輯

學術一

辨志

張稷若名爾岐濟陽人有蒿菴集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蝡蝡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

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痾癢者則七尺之人焉於所嗜昏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

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歟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志之歟。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

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

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

答友人書

張稷若 見前

自章邱得近清光，數聞緒論，兼得讀諸作，固已私意先生所學有異世俗，非僅文章之士已也，時亦欲出所緝綴以求削正，不特小巫氣盡而舊稿多為諸同人所點注，未遑更寫，姑俟後期，嗣是歷騁之跡，自北徂西，所居僻陋，莫得確耗，流傳之口，時雜異同，仰嚮徒殷，積誠莫達，去歲春初，辱承德音，及惠韻譜，因急圖一晤而流

傳者云已爲有力者禮致以去逮五月上旬乃知其謬例牘仰酬而行旌又出矣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過從虛儀亦欲商畧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于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

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已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已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秖以行已爲斷行已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疏語行已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强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

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復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良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

思辨錄序

陸稼書 名隴其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四川道御史謚清獻有三魚堂集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

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絶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為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為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閩洛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

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予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畧然明不足以察理專不足以備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序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倘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答陸稼書書

湯孔伯 名斌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工部尚書諡文正有洛學編潛菴先生遺稿

先生正學清德爲人倫師表某私心竊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説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

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籓籬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矣近來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聖道矣然海內學術之澆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尙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

坊隅節行斁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辯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諆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嫚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竊以爲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

遠承生芻率兒涕感謝狀已別繳盛使矣崇祀錄秋園雜佩二書
領到披讀之頃見閣下纘戎之孝俾前烈爲之益光不勝欽挹私
顧罔極眞令人不欲有生小言紀事別紙塵覽恐不足以當萬一
也呻吟語序重違台命敢漫作之以爲請教地遽付剞劂何君不
知故人耶讀陸先生札足徵仁不遺物即不肖如僕猶欲導之使
言況勝僕萬萬者乎敢不罄竭所懷一一就正焉僕自初通文字以
來便覺王學蹺蹊然不敢自以爲是後講授於徐先生帷中漸喜
前見爲不謬及讀學蔀通辨愈覺心頭目開但生平不欲强所不
知無論所見是否必待自信於心然後始敢立說奈窮理無素實
未嘗窺彼根源謂伯安當日見人讀書支離使反而求諸自心大
聲疾呼不啻如病痏之在身其學或未免有弊原其始念決非爲
惑人而設遂漫躋之梁溪之列忽不計及其語之失也蓋由見地

不明故其流遁至此然實非作首鼠伎倆亦不敢爲逐面說話倘先生不忘前惠終閔其愚發蒙覺夢本然是非之心必有呈露之日眞見彼如洪水猛獸之禍人自當不待號召操畚執戈而隨塞與逐者之後也更有請者語有之救患貴於因時竊以今世之患惟利之一字蝕人心爲最深故於一切當爲舉皆視爲不急彝倫日斁廉耻日喪風俗日偷率由於此似不因講良知讀傳習錄然後成此世界也如必薇伯安以指使之罪則恐周納羅織人將不能爲先生解矣我輩於今只當於日用之間本分所當爲者無所爲而極力爲之在已既盡然後見人陷溺便實實痛其陷溺望人解脫便實實示以解脫則不必言朱而人已入朱之室不必斥王人自不墮王之弊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未審先生以爲何如苟有往復幸更寄我今歲授徒州中已有成說譬

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曰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燄也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辯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矣台論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駡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

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嫚駡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而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連日五更入朝薄暮下直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不宣

答陳子萬書

田梁紫名蘭芳號賁山睢州人有逸德軒文集

校檢討集之命不獲仰承惟望早訂梓行以資快讀耳種種不宣

學校論上

邵念魯名廷采餘姚人諸生有思復堂文集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鄉之子弟其法領於司徒遞升其秀以上於學而又為之小胥大胥小學正大學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灑掃進退唯諾之節以固其筋骸安其坐作詩有諷誦反覆之音以發其情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氣血所以教之之備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於學為國家天下之理無不由於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

政教會於一周衰先王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潰決四出下及秦儀起臏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爲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溢橫議故從爲之說曰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爲之師者莊荀而爲之具者陰符韜畧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洸洋遊談於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由漢以後黃老莊佛神仙道家之教與孔子更盛衰上之所以治士之所以學舉不由學校又非獨其具亡而已宋熙寧初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蘇軾議以爲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仁宗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唯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

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迄不能有所施爲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畧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爲天下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若今之學校則止爲科目之徑而已以科目爲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尙而不意人心之僞卽流伏於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自養與用相違舉夫言語政事德行文學罔不岐爲二數十年以來士風靡濁有馬弔游湖混江諸戲賢愚耆幼百唱千羣視晉宋六朝清談麈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直相懸萬萬而已更有甚者苦爭學術以樹聲名幾與甘陵南北部黨人踵繼彼漢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

說也若朱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之去今亦百有六七十歲兩人傑然各爲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爲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未有如講學之甚士息講學而務返其本於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醇浮言虛譽無所用而流競消天下方有實行眞品而治化可興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於乎今之講學而學亡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學校論下

邵念魯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子爲是言無乃戾於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爲講學者有爲己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

致其瞬有養息有存之功於已耳今本無是心也無是功也譬則
溉木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異於的然而日亡者幾希矣且先儒
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將亂則人必尚言漢自昭宣以前皆
尚行故治理淸明元成後則尚言矣匡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於
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卒成新簒宋真仁英時皆尚行至安石行
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尚言三代者其明徵也道不可一
日不明而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
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弟
使之貿貿以由而可安於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爲由哉學
者循循下學每事精察力行若驟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堯
舜至湯湯至文王至孔子五百年之內見知聞知間得數人耳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皆使人由之之事非使人知之之事其教顏曾

中人以上亦不外此非有上之可語也顏子深體斯教故喟然見道也唯老佛之爲教也必語上故不立語言文字則文可去矣去君臣逃父子蔑朋友兄弟夫婦之倫則行怪矣蕩焉泯焉守其空無以爲忠信傅奕韓愈歐陽修諸人嘗出力以排之而卒不勝也程朱深探其本欲窮其彌近理而大亂眞之窟故說之不得不精語之不得不詳既精且詳則人多馳入於幽深惝怳之途而老佛之黠或反用吾之軍號旌旂以逼吾之中壘於是高明之士爭務於知而憚苦於由始也以儒攻佛既也以儒攻儒而朱陸朱王之辯譊譊以迄於今不可解矣前此蘇軾嘗憂焉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矣黃道周亦教學者先讀孔門言論求之躬行毋早讀

宋儒書啓助長揠苗之病是即引而不發無輕語上之意也今之講學者患在喜於語上而所以由之者疎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糾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錄諸書一切且束勿觀而惟從事於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龎厚然後參用漢世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田孝弟徵辟舉察諸科期於實行實用確然有得即唐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於乎吾說而得行尤我者必以爲道之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焚經者也然與夫斷斷於朱陸之間紛拏於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爲去名而實存也哉

與熊心垣書

陳紹洙 名道江西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有疑齋遺集

去春惠教尊著讀之躍然敬企奉命轉寄涂儆姻意其有論說爲

報而其病未痊不及論訂屬致欽仰之意云弟遂遲遲未即繳歸欲俟胸次澄定細繹精蘊以副教愛盛心而冗雜牽係無寧晷致尊冊久稽罪甚愧甚道私心嘗謂聖道大而無方別門戶以求之非私則隘論前世諸大儒當先觀其行而後擇其言行苟正矣言即稍偏亦無害其爲賢者吾擇其善而從焉可也顧不惟其善之從而專摘其瑕疵以相詬厲以滋口舌豈闕疑愼言之道尊著所謂古人體道以身今人講學以口誠篤論也所議陸王得失銖兩悉稱無絲毫偏倚緯餘篇中思深慮遠斟酌古今確然可見施行非養純性定不克至此竊有疑者訓說性理一二條尚費揣索求爲自得中語蘄裁定以嘉來學夫心性隱微可由心悟未易言傳前明講學者皆言高妙辨及毫芒析愈精而說愈紛於己於人究無裨益夫子一貫之言微矣至矣而曾子語門人秪在忠恕顏子

旣言如立卓爾又曰欲從末由其旨亦元妙矣而明其功力乃在博文約禮嗚呼是二賢者豈不能談說高妙其見道也眞其慮患也深故其旨愈遠而言愈近道學殖淺陋又混跡泥塗此事不敢開口向人感長者厚意而鄙見又多契合尊著者故不禁妄發藉此就正幸有以教之尊恙久不愈懸懸在念而亦未敢以片紙問候于擾靜養春融伏冀道履冲和善加珍攝無任禱祝

朱陸析疑

李晉卿 名光地號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大學士謚文貞有榕邨集

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

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躪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疎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

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嘆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為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乎易易莫大乎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為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而陸氏以為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為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疎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

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沉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刋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孟子時所以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籥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緜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典墳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註脚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

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歟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

與王繪先論學書

陸聚緱名奎勳號星坡平湖人康熙辛丑進士翰林院檢討有陸堂集

繪兄畏友。曰來所讀何書。進德何似。甚爲跂想。從僕遊者雖多。不過欲以時文取科第。間有涉獵詩古文者。亦秖矜在己之博洽。希世上之浮名已耳。求其倫紀日用。反身力行。天命性道。觸處體察。微獨上達不容驟語。即下學亦恐難以強聒也。聞兄今歲失館。讀書西宮。藜糗不能供一飽。曰惟啜粥以延軀命。節屆小雪。淒其以風。下體仍著生布敝袴。阨窮至此。而志益堅。氣益壯。時文不耐觀也。所紬繹者。濂洛關閩之言。令名好爵。視之蔑如。惟日孜孜者。闇然爲己之實學。豈非荒隴中之特苗。而羣鳥間之彩鸞皓鶴也與。辱承賜書。謂僕有見道之明。造道之質。宜厚自期待。專心誦法朱子。又謂僕於象山陽明。從無一詞貶斥。依違兩可。竊恐祈嚮稍差

終蹈陽儒陰釋之弊。似此藥石之言。非他友所肯齒及也。僕自乙亥冬。從都下歸。即淡於功名。學仙者年餘。轉而學佛。靜坐久之。能如董山人之前知。初亦自喜。後乃知爲虛悟。於身心無裨也。反而求之四子六經。譬如行者之屐絕嶠涉迷津。忽而抵家。起居食息恬然足以自樂矣。朱子遺書初集二集。僕既伏而讀之。又於文集語類之外。徧覽周易遺說。宋名臣言行錄諸書。誦法朱子。不遺餘力。承兄見教。當矢之終身。永言弗諼耳。嘗閱象山文集。其說經之細密。不逮朱子。而居家孝友。在官愛民。躬行實踐。非諸儒所能幾及。陽明經濟事功。彪炳史冊。晚年爲張桂擠排。窮荒病篤。觀其尺牘往還。絕無一字怨尤。此其德性之高明。真有大過於人者。自顧藐躬。德功言三者。一無建立。奚敢妄爲譏彈。以獲罪於先儒耶。且夫剖析同異。以定指歸。此明道立教者之事。非吾儕所敢則傚也。

日者閩撫儀封張公命作正學論僕以爲有孟子斯可以闢楊墨若以儀秦而爲距楊墨之言未信爲聖人之徒也有朱子斯可與象山同甫往復辨論即入室弟子如北溪果齋諸儒亦未聞有舍已姱修而日事排擊者且誦法朱子不徒誦其遺書必當效法其持身之嚴教家之肅正心誠意以格君建書院刊六經以教育士子舉行社倉興復水利蠲減木炭稅銀以利濟民生然後足稱朱門嫡嗣張公深以爲然諒兄亦不嫌其迂闊也兄又諄諄論及以爲碁不可著詩亦不必多作夫弈碁之廢時失事韋曜曾著論譏之僕本非高手誠可置而不爲至詩三百篇發抒性情敷陳倫物是乃聖門之經教也鄙見以爲稱詩者但不當酷摹李玉溪之無題韓冬郎之香奩體耳若其忠孝節烈賴詩以爲表揚天時之阨人事之窮亦惟詩足以陶寫融釋非但僕不能已於作即兄於讀

書之暇亦何妨偶爲拈弄耶僕與兄交二十餘年矣志同道合不
啻弟昆竊謂吾兩人造詣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僕雖見之明而
行有不逮目前急務在敦其倫復其性不以虛悟而弛實功兄則
守有餘而識未精當即事物之所在體認天命之流行則下學上
達不難漸造於純儒之域矣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慨自
家三魚先生殂謝人師既不可復遇惟憑一二良友互相砥礪切
磋以成其德若因意見偶歧爭辯不休無益徒取鬧耳僕不敢蹈
此習氣也伏惟澄鑒得暇尚希過我細談

與陳玉立書

張孝先 名伯行號恕齋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清恪有正誼堂文集

予才淺學疎過蒙不棄辱賜教益感佩曷可言喻獨是足下所學
之妙見道之速予有不能無疑者昔羅整菴先生自幼不識禪學

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喟然歎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大悟其非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前非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紀其學遂至大成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止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耶三寓書於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强答之而已予以爲足下所得者猶是此心虛靈之

妙即羅整菴幼年所得之道而程子張子朱子早歲學焉而棄之
者也惟陽明執而不悟遂成異學矣二氏之學猶各尊其教而不
肯從吾儒今吾儒之學竟舍聖賢之道而入於二氏且以三教歸
一之說混吾道於異端吾恐此說一倡爲世道人心之害非淺鮮
也抑吾更有說焉三教者二氏巧立之名色以抑吾儒者也且曰
釋道儒則二氏儼然超吾儒而上之吾儒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
以其有人倫之教也爲二氏之學者必曰棄爾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以從事於清淨之域獨不思人人盡入於清淨則人道絕
矣天下尚復有人類乎吾儒之所以常存於天地者以其有農桑
之業爲二氏之學者必曰耕穫可無事蠶桑可無庸一持鉢而衣
食可得獨不思人人盡持鉢則農桑廢矣世間尚得有衣食乎二
氏之教不可爲訓也明甚而其教所以至今不絕者以附吾儒而

不絕也是二氏者吾儒之賊其不可與吾儒並列又明矣年翁又以參同契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愚以必朱子幼年學禪時所註之書也不然諸書皆曰某年成年譜何以不曰某年參同契成乎胡敬齋先生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敬齋先生篤信朱子者也豈無所見而云然哉足下又謂夫子亦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吾夫子所云者欲人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耳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足下以已所得之道卽夫子朝聞道之道與程子之所解大相懸絕矣不幾於侮聖言乎足下又云得吾道者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是足下所

得之道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之所以可貴者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曰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天下可恃以平乎足下又謂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予謂卽學長生不死亦必見有長生不死之人而後從而學之未有我云能長生不死人卽從我而學之者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過也人之所以足重於世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其年之多寡卽如盜跖而壽矣至今遺臭萬年顏淵而夭矣至今流芳百代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欲長生不死將何爲乎聖道榛蕪已久今足下以所得相質故不敢不盡所欲言非故相牴牾以蹈同室操戈之譏如足下翻然悔悟如羅整菴早歲時則

吾道之明行可冀矣

約言錄序

孫鍾元 名奇逢號蘇門又號夏峯容城人有理學宗傳歲寒居文集

古稱燕趙氣節之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董廣川開天人之宗邵范陽合理數之蘊迨劉靜修大其堂構而鹿江村嗣其嶶音文未喪天道豈墜地不絕如綫之一脈當與世而常存邇讀石生先生約言錄殆踵董邵劉鹿而繼起者與曹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教由周程以及許薛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於聖學也亦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愚更有心折者楊朱學於老聃即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嘗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書之流弊必至於無父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於禽獸以視今之禪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者何

如哉其禍之烈入人於骨髓心術之微百倍於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剛果勁直毫無回護孟子而在其急引爲知己也豈待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搖於中則撼於外故奏績最難先生氣魄大其展局自宏精力專其合道更捷學有本原而事無棘手曲士拘攣之習腐儒帖括之案一洗而盡除之所謂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聞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天固愼簡一人焉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昔自命斷不敢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仰望先生者亦且有同心矣逢幼而有志耄無所聞於先生有知已之感日誦內外篇而手許之復不禁中心之嚮往也

學統序

杜于皇 名濬號茶邨黃岡人副榜貢生有變雅堂集

學之所以爲天下裂也愚齋先生獨知之於是潛心二十年輯學統一書若干卷自夫子正統而降凡敘五統臚列差次有迹有斷粲然明備無以復加矣錄成以視余余卒讀而歎曰卓哉此書之作自兩宋先儒以來絕而僅續也雖然求其成效必在十年之後乎何則風俗不古足以閡學也學之徒落落可數而風俗徧天下彼便其所習熟而視正學若弁髦吾其能家至而戶說哉茲姑舉其槩古者人各祀其先而今也創木摶土其神滿家致享致虔反蹶其上古者非祭祀不齋非大故不絕葷而今也齋名百出自公卿以至村嫗持行如一古者士明一經敏者兼五經而今也經教龐雜問其所誦或非吾孔氏或出於重譯或造於巫師愈俚則愈盛古者士大夫惟拜君親師以及嚴事之友而今也三拜九拜未

易致詰。古者愼終追遠，自有經禮，而今也親雖聖善，至舉喪葬祭典，必延愚劣之僧道，謂之懺罪資福。古者淵懿之士，常妙思經書，期有心得，而今之儒者，豔慕叅宗，鴉臭當風，過者掩鼻也。古者建學，廟祀先聖先師，而學舍即築於其旁，俾學者肄業其中，所以使之親近模範，不見異物而遷。故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今之衿士，非趨蹌學使者，暨守令有檄，常終歲不一近宮墻，惟禪闕道院，則欣然負笈焉。風俗如此，蓋習與性成，殆堅强牢固而不可破。於斯時也，與之陳說學統。道金聲玉振之孔子，析格致誠正之精義。何異以水投石耶。然則將聽之乎，未可也。不則以武斷取勝乎，尤未可也。夫風俗之訛，必有權宜之學術，以召之意，數百年以前之聖人，必有以神道設教者，其流獘至此耳。誠欲易其轍。是在有世道之責者。黜權以崇經。經正庶民興。然後簡

魁壘傑出之士與之講求學統猶治統然有紀綱法度焉有是非邪正焉有褒貶賞罰焉如是者五年衆既通曉矣方將悔習染之非悟異教之謬薰蒸漸被什伯相勸以至於千萬無算如是者又五年則風俗一變而正統之學四達而不倍可拭目而觀也蓋用禮教以變風俗而風俗既古則正學益明其先後節次鑿鑿然矣顧此豈可望之中立之愿儒兩可之膚說哉夫砭頑俗者利用剛蓋必如愚齋之作人正容以悟物愚齋之立言方嚴以勵世然後可許十年而收曠代之功也

與白方玉書

魏石生名裔介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大學士謚文毅有兼濟堂集

昔人謂讀一藏經不如看一艮卦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

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也雖人日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渝焉故曰不見昔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遠復故孔子稱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而違之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愼恐懼是其喫緊爲人處夫戒愼恐懼是爲擇善是爲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德誠之不可掩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爲道而至於至誠則固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彼豈爲欺人之語哉自孟子既沒

聖人精微之學湮沒荒忽間有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爲佛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是畏死自爲一身而已初非爲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朝不可行也其後衍爲祈福消災之說者不過其徒附會有所爲而爲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稍有智識者所共知其誣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之常聖人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爲善今不愼於平日而欲徒以祈禳之虛文轉禍爲福豈不謬誣之甚哉余深悲夫末世之民不肯盡力遷善遠罪之事日奔走祈福於佛而儒冠儒服者又胥胥而趨之依傍禪宗自命大儒不知聖賢所學者性命之學所道者性命之道也精者旣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舍是不務而務佛彼佛者有內而無外竊其似以亂其眞者也余故因論佛書而辨

及之。

佛氏論

黃震孫 名中堅蘇州府學貢生有蓄齋集

佛氏之法。必髠首披緇。棄父母。捐妻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之道。夫使人盡棄父母。捐妻子。不耕不織。則生人之類絕。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故君子惡之。然無故而欲使人棄其父母。無故而欲使人捐其妻子。無故而欲使人予之食予之衣。其勢固有所甚難。而人且趨之如騖。不惜屈首而爲之拜。苦形而爲之役。此其故何也。蓋其福田利益之說。與夫明心見性之言。有以深中乎人心。是以王公大人敬信於上。而愚夫愚婦奔走於下。風俗相沿。幾如日用之不可廢。勢不至胥天下而惟佛之歸不止。然吾謂人惟不明吾道之大。故眩於其說而不克自振。試實而較

之則知彼之所爲新奇可喜者固皆吾道之緒餘而不足尚也夫福善禍淫之旨古聖人固嘗言之矣而人不之信也自佛氏行爲天堂地獄之設而人遂羣信焉卽其所謂天堂地獄者其勸人遷善遠罪之意未始不與聖賢同而人不之察也徒以持齋誦經舍施禮拜爲種福之因焉如徒以持齋誦經舍施禮拜而已則設有孝子悌弟忠臣貞婦其人而不從事於此佛將遂從而禍之乎又設有人焉恃其懺罪祈福之有具也而恣行不善而無所忌佛將遂從而福之乎吾知佛之必不爾也然則今之奉佛者非徒爲吾道之罪人抑亦彼教之罪人也至於所謂心學性功者固聰明特達之士所深取而吾所深不取者正在此夫以孔子之聖其道足以範圍乎天地其智足以前知乎萬物豈非眞能明心見性者哉然其自言則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蓋積累若是其久也其教人也言心則曰在正其心者言性則曰性相近也如是而已始之以灑掃應對繼之以禮樂射御終之以文行忠信務使人循循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初不求其速化及其眞積日久將有所得然後詔之以一貫之道蓋施教若此其有序也惟其若是是以其學之至者得聞性與天道而其不能者亦不失爲篤行之君子今也不問其資之高下功之淺深而遽使之瞑目靜坐以求其爲主人翁者吾見其主人不可見而惟盜賊之交攻也譬如築室焉未有不先固其基址而後可以架棟宇崇垣墉者而彼直欲憑虛而造九層之臺也豈不謬哉且夫聖賢之治其心與性者近之周流於應事接物之間而極之可使天地位萬物育其理至精而其用至大也而彼則務在屏棄一切而索之空虛縹緲之中雖其間間有絶異之才亦或有所會悟要之卽至

成佛作祖亦僅爲超然世外之人耳曾何當於治世之大道哉然則佛氏之教從其粗者言之則不過聖人福善禍淫之旨也從其精者言之則彼所明之心非吾之所謂心彼所見之性非吾之所謂性故曰異端異端云者謂雖實有此理而非天地古今之所賴以常存之道所謂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者也是聖人之所棄也今之求福田利益者旣不可家喻而戶曉而一二學士大夫有志於心性之學者又皆樂從彼教以希捷悟而不惟吾道之求嗚呼何其弗思之甚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非惡楊墨惡其充塞聖道耳夫佛教之害甚於楊墨乃揚其波者半自吾徒甚者尊之爲佛曰奉之爲內典反卑視吾道而以爲粗迹是誦法孔子者而反不如異學之不倍其師也其可嘆也夫

袁氏立命說辨

張稷若見前

予讀袁氏立命說而心非之曰立命誠是也不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乎乃璅璅責效如此近日其說大行上自朝紳下及士庶尊信奉行所在皆然予大懼其陷溺人心賊害儒道不舉六經語孟先聖微言盡廢之不止於是爲數言以告吾黨曰此異端邪說也文士之公爲異端者自昔有之近代則李贄袁黃爲最著李之書好爲激論輕儁者多好之既爲當時朝論所斥人頗覺其非是至袁氏立命說則取二氏因果報應之言以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好誕者樂言之急富貴嗜功利者更樂言之遞相煽誘附益流通莫知其大悖於先聖而陰爲之害也夫大禹孔子所言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以紀功錄過銖銖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爲臣者矜功

伐以邀君寵利不可謂忠爲子者鬻勤勞以邀父厚分不可謂孝況曰以小惠微勸而邀天之福報將得爲善人乎以天爲可邀將得爲畏天乎不畏天而邀天其不獲罪矣乎曰袁氏意主誘人爲善而已似無可罪也曰人之不幸而爲惡者不知惡之不可爲也或生而不聞善者也幸而人教之以善亦有幡然悔悟者晚而聞道折節自修者多矣即不然而惡極勢窮悔禍自新者亦有矣以其眞知昔之爲惡也眞知昔之爲惡愧恥痛恨而不忍復蹈故不憚去惡而從善也方其爲惡未嘗假一善故其爲善亦未嘗參一惡也今爲立命說者曰汝爲善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則有一報其報也大小厚薄各有成格計日課數而告之天天亦絜長量短而酬其人於是信其說者覬其報而行吾善日起食人一飯予人一藥周人一錢物便利人一言語放一魚鳥蟲蟻皆注之籍曰

吾爲善矣終日衒其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爲市其心之爲公爲私爲誠爲僞不待辨而較然也旣私且僞方自信爲積德之要術格天之捷徑父以詔子師以教弟以爲永保祿命之具人向有能教之以善者耶豈特人不能教之以善迴視六經語孟且如嚼蠟其所以誦習講說之者直以發題應科不得不然而已豈肯一潛思身踐之耶不知六經語孟何語不教人爲善何語不堪立命何語如袁氏之所謂善如袁氏之所謂立命人舍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僞善以自私不可謂非袁氏陷溺之也陷人於私僞之途而曰誘人爲善可乎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以私僞亂之士人乃陽守六經語孟而陰奉袁氏勢必將以所學於袁氏者施之家國天下之際其害可勝言耶曰人信袁氏而爲善善之所及於物必有濟矣子之非之何也曰予何敢非人之爲

善以濟物也非人之爲善而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於中而不去徒以望報之故飾而爲善其所以濟物者可知也且其望報者切必將報不至而疑報既至而怠所濟者幾何乎不然此說流行近百年物之獲濟者其成效當可睹矣使其以信奉袁氏者返而信奉六經語孟其爲士也日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德晝以修業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既仕也日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政晝以涖職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濟物當不僅如信奉袁氏者之所濟已也予何敢非人之濟物乎病夫濟物而不本於六經語孟者也曰人之舍六經語孟而信袁氏且久而不替何也曰此如病人有不嗜五穀而嗜泥炭者以有積蟲奪其飲食之正也知其爲病急舍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不得爲平人矣今之爲人胸中積蟲使之舍五穀而嗜泥炭者何物

也歟躁進倖得之念是也曰袁氏之說人方信向不疑而子非之子言出必得罪於人且袁氏爲中下設也夫何病曰此又其蔽也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烏有揣人之不足以爲善而姑以私且僞者誘之使苟不至於殺人害物而已者耶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苟不自進於善徒日習其私者僞者乃適成其爲中下耳士人讀書立身將以中下自域耶君子教人將盡天下之人驅之中下耶信然予獲罪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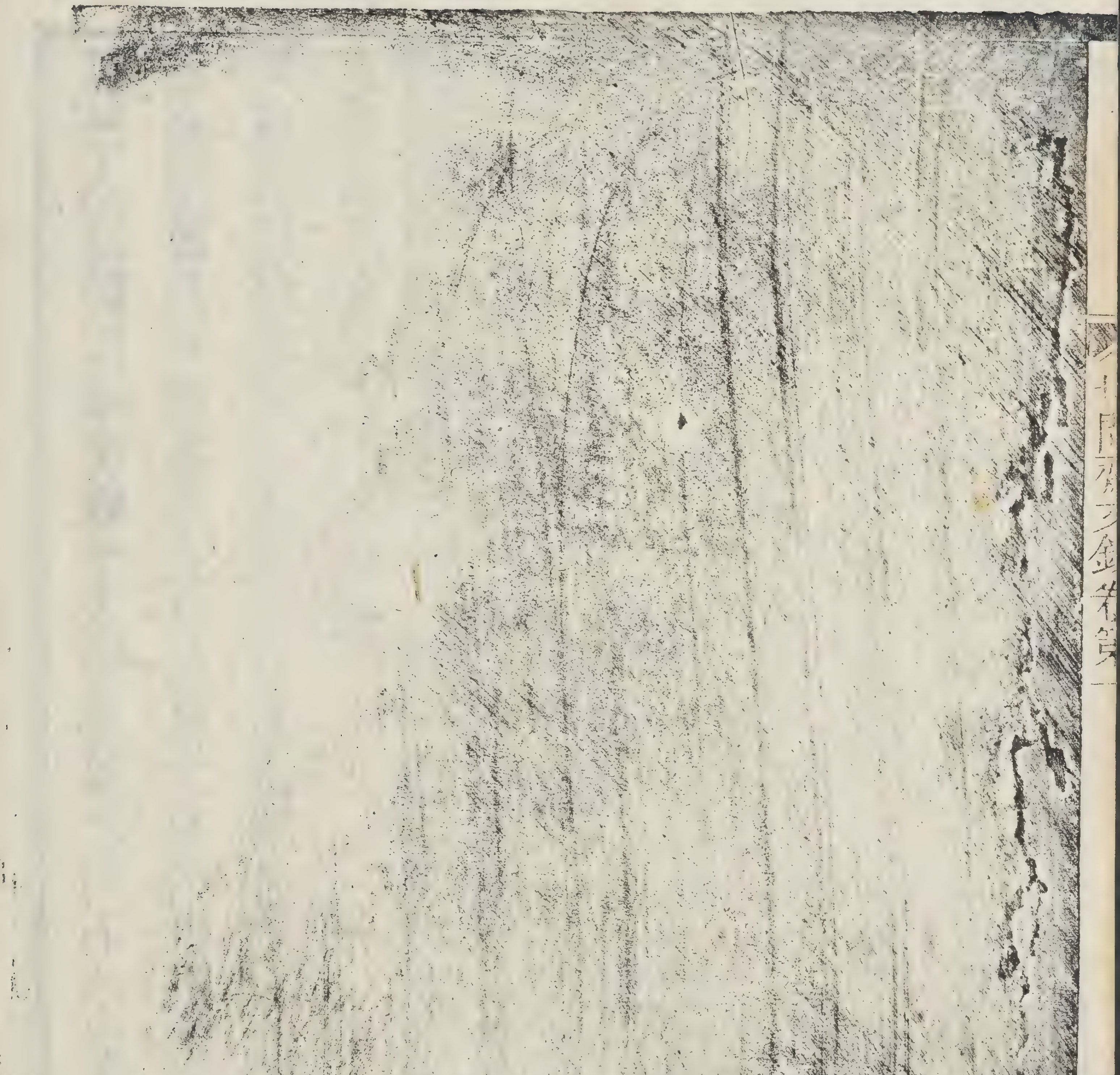
唐幼章句釋感應篇序

田梁紫 見前

學莫大於精義而教莫先於後獲義在乎辨是非而求獲則心有所營而爲德不純凡事之在天下是則我所當爲也非則我所不當爲也苟知其爲我所當爲而爲之雖爲之而至有後患焉不暇

避也古之人所以成仁取義者接踵也如以獲而已語之者必曰此所當爲爲之可以得福此所不當爲爲之足以致禍人之情恒欲福而畏禍或亦懽欣鼓舞於其途而不自主苟一旦報我少爽則其意必怠而其功必阻是以感應篇一書其中勸戒多吾人之所當行當鑒者而儒者卒罕言之蓋爲其與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殊旨也唐子幼章誠朴而樂善取是書而註釋之務通以儒者之說其用心可謂勤爲人可謂切立志可謂較然不惑矣然與其勤於此何如勤於六經諸史之爲得與其不惑於此而必附於儒者何如專心於六經諸史之爲有益唐子苟取六經諸史所言者體諸身發揮於日用以示人當爲而使其必爲不以福至而怠不以禍至而沮俛焉孳孳歿壽不二行見舉天下之人皆歸於善之一途於唐子樂善之本懷不益大暢乎說者必曰君子可勉以

義愚人惟動以禍福庶幾乎人知爲善之利而信從者之衆也姑無論希福冀報非儒者所宜言此篇之有於世也葢嘗與經史並久果愚夫愚婦之勸於善者多於頌詩讀書之人也耶知不待余言之竟唐子必思有以自處矣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目錄

學術二

湯孔伯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蔡聞之與鄭魚門侍講書

潘次畊送田綸霞永部督學江南序

魏環極與秦尾仙學使書

熊敬修重修東林書院記

沈確士書院課士疏

陸道威蘇學景賢錄序

魏環極與馬步先廣文書

夏醴谷師說

方百川廣師說

討甫草謝諸生徒書

姜西溟送王白民南歸序

朱錫鬯寄譚十一兒左羽書

徐原一翁鐵菴壽序

田粱紫路先生墓碑

姜西溟友說贈討子甫草

韓元少取友論

討甫草送王子重還楚序

討甫草送張生牖如南歸序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

吳江陸燿朗甫輯

學術二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湯孔伯見卷第一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民問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斌時奉命撫吳祗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襄事宋棟櫨桷楹礎之殘鈌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與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梧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工訖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 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

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尸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

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騖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顚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愼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眞經學其斯爲眞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爲本當時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爲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

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傚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爲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恒訓導張烝也例得並書

與鄭魚門侍講書

蔡聞之名世遠號梁邨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侍郎謚文勤有二希堂集

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修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臺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

而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眞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竒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眞者而奬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歳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鈔

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
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
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
塲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庠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
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
好文學敬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謂稱選送之太常太常
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
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
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
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教倫飭行之要修身齊家之
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
學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

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子弟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

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以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尚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叅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里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

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强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淸苦力行可畏况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之志今歲撫軍又禮至鼇峰日取先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嘗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不宣

送田綸霞水部督學江南序

潘次畊 名耒號稼堂吳江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以布衣入翰林官檢討有遂初堂文集

令天下通一經及孔孟之書疏其義合於傳注者著籍學宮意至

善也其流爲帖括之學使人固陋而不問空疎而無具昔之人有憂之於是精選天下大雅宏達之儒爲督學使者以救其弊稽之前代李獻吉於江左何仲默李于鱗於關中王道思於山左陳約之於中州宗子相於閩之數人者皆將貫穿羣言牢籠百氏與古之立言者爲徒雖復古未知何如其於救帖括之陋有餘矣天下非乏聰明才智之士也羣經歷代之史諸子百家之言具在非功令之所禁也而令之士子保殘守己舍當讀之書一切不讀而讀場屋課試之文當學之學一切不學而學帖括之學又以此勉其子師以此勸其弟有不出於此者羣相非笑之士之陋至於斯極矣則非爲士者之過也曰學使者爲則非學使者之過也曰選舉之道未善焉天下廉潔自好者十不得一精於衡鑒能知人得士者百不得一通人大儒名世之作者千不得一今也令諸曹郎官

積日累勞以次出補堪其選者或不當行當行者或非天下之選夫茍非天下之選則其始之得之也以是其取於人也亦以是起衰救弊之事尚何賴焉今

天子加意作人首重學臣之選於江南有缺特命大臣推擇可者

廷議得三人

天子加遴選焉陛見者再卒命工部郎德州田君以行君爲人廉潔無私愛士若渴與飢論文若辨白黑其學無所不闚工爲詩古文辭深沉峻潔卓然成一家言駸駸乎追獻吉仲默之流與之並驅而方駕也君之爲督學所謂曠百世而相遭者也其能精白一心不撓於勢不牽於情登明選公拔單寒獎才俊可知矣而愚以爲時文俗學之陋破壞天下之人材百年於茲矯而振之必自學使者始學使者必自江南始謂宜董正師儒申明條約汰除坊刻

之文禁絶勦襲熟爛之體經之以經緯之以史驅天下而爲通經學古明體達用之士世道其有賴乎非君其孰能爲之余與君有知己之感君之爲江南於其行也有不舍然者竊附贈處之義以立言

與秦尾仙學使書

魏環極名象樞號環溪又號庸齋蔚州人官刑部尚書諡敏果有寒松堂集

日久不親叔度渴想正深忽聞提學之任遂擬作絶交書也伏思賢昆仲負海內文望而品足副之洵當世之所重者足下入秦伊邇正吾道伸眉吐氣時也僕敢無一言以相贈乎近日士風漸壞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　孔門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眞秀才安得有眞舉人眞進士耶僕嘗拙眼觀人生平如

見以情面進身者必重情面以文章進身者必重文章以德行立身者必重德行如燈之取影毫髮不爽也足下之才之學之品豈復慮此者但功令森嚴身名為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固高明之所素優而又僕之所為翹望也至僕硜硜無似知己諒我匪一日矣此後有以僕片紙隻字達於聞見者必小人之假冒也幸嚴察之仍置諸法庶幾相與有成耳古詩述之扇頭以當白水何如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敬修名賜履又字素九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大學士謚文端有愚齋集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溪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為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

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時指東林爲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頹然涼烟衰草間而已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奬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

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爲士子觀摩地於是景逸先生之從孫節培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節培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爲文以紀其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

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夷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粤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罔

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己淩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談，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溪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竣也，爲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之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許之否？是爲記。

書院課士疏

沈確士名德潛長洲人乾隆己未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慤有歸愚集

竊惟國家取士期其爲湛深經術明體達用以收贊襄輔理之效非徒取制藝之工等於鞶帨繡錯已也臣奉
命典試湖北披閱闈墨其頭塲清順明通者往往有之而發論對策多屬含糊表聯判語未諧音節蓋由平日全不究心臨期猝辦雷同勦襲半入膚辭其最下者或苟且爲懷挾傳遞諸弊此在爲士子者缺稽古之功而實司教事者無人未嘗爲學者耳提面命而示之標準也一方如此他處可以類推夫上之求才固望其體用兼備也而所得者惟此揣摩八股之人將他日職列詞臣何以備
顧問任史官出爲人牧何以治民人理社稷使天下謂儒林中人不如屠沽負販刀筆筐篋之徒足以有輔於世孰貽之恥耶臣愚以爲當今書院之設皆督撫聘鄉大夫致仕者主其事而所

以教其弟子者仍不外八股之工拙殊無謂也試思八股之業學臣歲科試課之廣文月課又課之何煩爲院長者喋喋講究爲臣請令後主書院者倣胡安定經義齋治事齋遺義於經學講明漢唐宋注疏以折一衷於史學講論歷代治忽以昭懲勸於治術推求通典通志通考及大學衍義與衍義補諸書以爲坐言起行之資而又於其餘力兼及對偶聲律之學每月有課或論或策或表或判分別高下以示鼓勵譬猶居肆成事術業日專而於應試之時惟抒寫其平日之所飫聞而習見將成材可求而一切懷挾傳遞諸弊舉無所用亦不煩在上者搜捕之矣不然院長以八股教弟子以八股學究其所得毫無根柢國家何取養士之虛文而徒費膏火之資於無用之地耶抑臣更有請者學臣之權重於院長遇錄科時一書義一經文一策文必三者無缺而於經文必實能

闡明精義於策問必實能臚陳典故然後錄取科舉若三者有缺或雖未缺而浮游不根者不得濫與賓興之典如此則院長督率於平時學臣核實於臨事而猶患實學之不興無是理也至於課士書籍如

聖祖仁皇帝欽定易詩書春秋諸經及性理精義前已奉

旨頒發學宮院長可以恭請講解嗣後三禮諸史告成陸續頒發其三通諸書版久散失者

飭令儒臣校勘鐫刻相繼頒發使天下應舉之人不止揣摩時藝此又教士本源所當預備於先事者也

蘇學景賢錄序

陸道威 名世儀太倉人有桴亭集

天下之事莫重於教天下之職莫大於師非師之職固大也能盡

其職而後爲大也予嘗論天之生人必使之各司其責故自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庶民蓋莫不有專責而士獨無專責是故天子責在天下諸侯責在一國卿大夫責在一官下至庶民之屬則責在一身一家惟士不然進而遇則爲卿相爲王者師退而不遇則著書立言以俟後聖其所責每以千萬世爲量是士之所責其重且遠者如此宜乎天之上地之下職之大者莫士若也然而士不能自大問所由來必有從而受教者而受教者惟師則夫師之職之大何如者耶受是職者宜夙夜戰戰思所以稱之副之而今之爲學校師者往往不能盡厥職是故教之職至今愈卑而教之事至今愈壞夫教之職愈卑猶可言也教之職卑而遂使天下無聖人之師不可言也教之事愈壞猶可言也教之事壞而遂使天下之士人竟絕聖人之望不可言也吾婁府學生仲至王氏起而憂

之以爲聖賢之生必由學校而學校之振必由師儒於是爲江夏劉先生修葺學宮整齊禮樂而又於董事之暇爲姑蘇郡學志既畢集又葺蘇學景賢錄載蘇郡立學以來過化諸先生之賢者自宋景祐迄明正德凡五十有六人其間德行道藝如胡安定功業如章質夫節義如陳直諫著述如陳于右高風偉節先後錯起曰是雖未必盡合於聖人或亦皆有聖人之一端焉使職是學與遊是學者覩吾書而或有效法景行之心則大道之復興意者其在斯乎乃舉而問序於予予受而讀之作而嘆曰仲至氏之心至矣夫學爲聖人弟子員之責也教人學爲聖人而惟恐人之不爲聖人先生之職也弟子員不能任其責先生不能盡其職而仲至氏代爲憂之惓惓然輯之書而垂勸戒焉則夫讀是書而不學爲聖人與不教人學爲聖人非先生亦非弟子員也得毋深媿我仲至

也耶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

陸象山曰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此師之罪也一郡弟子員豈無一二虛心退聽者而爲之師者何如人哉

與馬步先廣文書

魏環極 見前

朝廷設學校之師以訓此一方士率皆老明經爲之日暮途窮神昏志惰教思無望矣間有孝廉就教者一列廣文便自謝曰我一榜也不與人同州縣官亦往往推重之以批狀詞通請託爲作與以交劣矜恣狂態爲疎放嗟乎孝廉之稱自此衰矣何足爲師耶今日之用甲科者特例也其前途遠大所謂作興疎放者固不屑爲而喫緊在孝弟節義四字循循誘人察諸生內某某孝則敬之

某某弟則愛之某某節則表揚之某某義則崇奬之務俾人人聞風起舞吾道尊矣吾職盡矣濟貧扶弱其次也講學課文又其次也至於開報行劣如賭博武斷顯過可指者聊示薄懲予以自新其一切閨閫曖昧之事不得妄聽傳說指爲過端本以興教化而反以傷教化也慎之慎之每得一孝弟節義之士則書其名告於先師紀其事粘於明倫堂壁與衆見之其爲玉苟令兄所詳言者不敢再贅

師說

夏醴谷名之蓉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乾隆丙辰博學鴻詞官翰林檢討有半舫齋集

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藝古之爲師者得之於心徵之於事本於禮樂詩書達之家國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曰道也今之爲師者本之於心徵之於言始之佔畢訓詁終之以文詞

而其實歸於無用則藝焉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師道之得失天下日競於無用之藝而欲以求古者明體達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審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藝衷乎道者也國家以制舉業取天下士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於無用也萬物之理莫備於六經約六經之旨而明白簡易上下精粗本末無不該悉者莫備於四子書國家以是取士蓋欲其明天下之理見之行事也其不爲論說而體製異於古者何也曰以意爲斷者其說易於縱恣而無以得其歸以古人之言爲言者則譬如水焉受之以器方員曲折必肖之而不能踰故制舉業者所以研天下之心而求古人之意道也非以爲藝也今之爲師吾惑已六經子史之書其理與四子書相發明者概束之高閣而日取坊間雕刻流傳平庸熟爛之文轉相授受竊其意不過以此

散漫無町畦易於雷同勦襲而已夫道降而藝識者以爲人才憂
況取夫藝之下而又下者與且其立心如是則不獨學殖之荒落
而於人世羞恥之事尙能知之者葢亦鮮矣夫天下不患無才智
聰明足以有爲之士而當其童穉之年已沉沒於庸師之手迨稍
稍知自振拔而時過後學悔已無及其有少年科第脫穎以去者
又不知其所學之誤直以制舉業爲無當於用也而因薄夫藝而
益以輕夫師則道終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將益以衰若夫爲子弟
擇師不復審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與而受直也廉彼之
用心吾又惡足以知之

廣師說

方百川 名舟桐城人

唐之世士大夫之族恥相師而師之義晦今之世士大夫之族不

恥相師而師之義亡古之爲師爲弟子以傳道解惑爲務道之傳惑之解而恥相師不知所恥者也非道之傳非惑之解而不恥相師不知恥者也古之相師者以道而今之人勢所在則相師利所在則相師其在外則郡縣之吏師其長官以爲昵好其在內則卑賤者師其時之顯人以相攀援而士之未遇求名取科者尤甚或一人而事數十百師甚者儒衣冠而師其與已異類者焉夫無所以相師之道則其爲弟子者宜恧然覺其不情其爲師者宜憪然疑其不信乃爲師者不疑其不信爲弟子者不覺其不情嗚呼是師之變也君子之道正其誼以矯俗之所失使韓子生於今其爲師必別有說矣舟自束髮承學於祖父故其生平未嘗有師恐天下知道者尚有人而吾惑之未盡解也長洲先生以道藝光於時天下挾冊吟誦者莫不師韓氏之文章其在京師士尤以不得出

先生之門為恥。駢肩壘跡、進其所業而願為弟子者、不異其急於勢與利也先生不忍重遏其意故時人皆曰吾師韓公、舟孱知數年、先生進之甚勤、而舟之望傳道解惑於先生亦至切、乃者足跡接乎堦墀已累月、而逡巡不敢執弟子之禮以進蓋恐類於人人之所為也雖然、人人者所趨師之名也若其實則君子不敢廢也惡裸相逐者而廢沐浴是又不知所恥者也稱弟子於先生者遍天下而道之傳惑之解其能以先生為師者誰哉時以疾將南歸乃廣師說以為質而請業與用以求名取科者異焉

謝諸生徒書

計甫草 名東吳江舉人有改亭集

嘗考孔子弟子列傳、惟子路有若年稍長、一僅少孔子九歲、一僅少孔子十三歲耳其他最表著者、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仲弓冉

有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三十一歲子游子夏少四十四五歲最少者子張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若少五十三歲師傳道之曾子亦少孔子四十六歲僕嘗笑以僕之年賢弟子尚未嘗生然則孔子三十以前所稱弟子盖進大抵皆三千不知姓名身不通六藝之人耳迨孔子年四十之後學盖進德盖修卓然以斯文爲己任故天爲生聚諸賢者以佐之若僕之學日盖荒德日盖薄其無與于斯文也久矣又何敢望有賢弟子而奈何以不肖之軀累諸君之從學哉又思孔子當老而不見用退而刪詩書定禮樂其時若曾子子游子夏子張輩俱年僅二十餘可謂少年矣俱已儼然在升堂入室之列則知賢者必皆以早年受學其壯盛智慧之力足以服膺精進於聖人之至教故當聖人之沒數十餘年之間諸子年皆未耄各以其所得於師者抗顏爲人師各復得賢

弟子以繼孔子之傳若僕之蹉跎遲莫年四十而無聞既不足爲聖人之弟子而足爲諸君師哉行矣愼擇所師努力自愛

送王白民南歸序

姜西溟 名宸英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有湛園未定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古者大夫士之致仕居其鄉者爲父師少師儀禮鄉飲酒與鄉射禮所謂先生是也以教其子弟皆不出其里閭蓋古者師弟子授受以道道在故來學道尊故無往教夫子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而不往教是鄉先生之義也自後周衰道喪師教益廢漢得遺經於秦火之餘諸儒人自爲說國家有大議則必問以經義云何弟子講說必問其何所師授一大師門學徒嘗多至數千人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除舍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引禮不往教之義忠不敢強蓋是時道雖不明於天下而

人知尊經經非師不傳故其所以自待與人之所以待之者俱不得以或輕凡以經學之重而然也古者尊道其次尊經皆不廢師其後科舉學盛則經學愈替國家取士不必通經士以專經取之不必問其家學所自於是士之抱經以處者蹙蹙靡騁田舍翁積十斛米得折柬而召之矣北魏元欽性鄙悋嘗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誠非去食就信之義欽乃大慙蓋當時之風俗已如此今世孤儒窶生常不遠數千里以求爲人之師猶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自非素習禮教舊家善族其視遇其師不啻厮養譏呵出入窘餓拘囚賓親不得通臧婢相侮笑至有流離顛踣無所于歸者師道之不立非一日之故也友人王子白民治經有法恬於進取特以詩稱江湖間久近且爲童子師於京師幾七

八年齒髮衰脫落拓塵市囊不蓄一錢今晨來別余告歸余曰行哉亟作詩送之又爲之敘其所以王子任眞樂易無骯髒失意之色於去就間余爲之敘不悲王子之不遇徒以嘆夫道廢經絀而時之不古若焉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朱錫鬯 名彝尊號竹垞秀水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以布衣入翰林官檢討有曝書亭集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矣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

采儷皮純帛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兒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别館不與同席每食但與兒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之以魚飼貍以肉餵犬於兒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兒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兒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翁鐵菴壽序

徐原一 名乾學號健菴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及第官刑部尚書有澹園集

虞山大司空翁鐵菴六十初度予既以孟陬之月造其廬而稱觴一時爲鐵菴壽者又欲予爲之辭以鐵菴之初舉有司予忝爲考官有師生之稱又同郡同館鐵菴必以得予言爲喜也竊聞古之師弟子言其傳道授業者禮曰事師無犯無隱疏謂無犯是同親

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以恩義之間爲制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蓋綦重也自兩漢官人始於辟舉遂有故吏解官行服輒擬心喪之條而傳道授業者漸輕矣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其時之人卽以事舉將者事座主開元禮爲座主齊衰三月是朝廷明明爲之制服終唐之世恩若父子莫之敢攜故五代時桑國僑爲宰相謁其座主裴司東尚書裴不迎不送曰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歐陽文忠載其事以爲有禮若范魯公李文正之於王德華王文獻之於和成績以迄有宋之世蘇承旨歐陽公門下士皆竭誠盡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舉及詳定官釋褐者並稱門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爲弟子其名稱稍多矣明世以鄉試考官會試同考爲重其間黨同比附轇轕糾結門戶之釁亦由之起霍文敏韜深嫉之其主試禮闈爲文以告舉子不許謝恩私第語甚峻

切文敏剛褊峭急其言亦欲救弊一時猶未以爲允自予論之舉
主與座主皆爲國家選擇賢才以備任使其事甚重非爲一已樹
恩也而爲所舉者當思所自旣不可因私以害公亦不宜忘本以
違義是以趙宣子薦韓厥河曲之役宣子僕以乘車干行韓厥執
而戮之宣子曰吾舉厥也忠旣而下宮之難非厥也趙氏不立其
能戮宣子之僕者必能復趙氏之卿也明矣東漢第五倫朝會坐
鄭宏之下宏以舉將之故跼蹐不寧朝廷爲設雲母屏風隔之體
其敬舉將意也唐魏知古爲姚元之所薦位至宰相後分司東都
訴譖崇二子明皇薄之終身不用謂其不能報推舉者必不知感
朝廷也柳子厚與顧十郎書謂纓冠束衽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
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趄趄二一旦勢異電滅飈逝不爲門
下用矣子厚爲顧少連門人少連身後寓書郎君猶自稱門生以

未報大德為恨韓退之嘗佐董晉幕晉第二子溪負罪終長沙因贈溪女壻陸暢云我為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蓋其於易世而後見其子孫戚屬勤勤思有以自效如此豈與一時趨附便辟匍匐者同日論哉大約厚於師友者必不背君父古者嘗以此觀人百不失一也果其事關國家如韓厥朝升焉而暮戮其僕可也否則古人之風義有可得陳者矣予弇淺鄙僿最不足道鐵菴顧嚴事予敦尚古道其平日與予議論不必盡同而其大指不貳予聞其言每深服焉至於世之毀訾侮弄予者必爲予剖白明晰殆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然予何以得此於鐵菴哉予向者疑霍文敏之言過於矯激以為道義相關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今人之師雖非古人之師其以黽勉道義報効國家倘亦所謂相得益彰者耶鐵菴忠誠亮直為中外所跂仰異日格

天事業正未可量乎衰鈍放廢偃蹇退匿堙鬱就死藉吾友之偉節宏議少葢吾平生之謷特敘述古來師弟子之本末爲公進一觴焉

路先生墓碑

田粱紫見卷第一

自端木氏反築於場而師弟子之誼始敦自子輿氏皜皜不可尚之論出而弟子闡揚其師之美始盡縱橫於戰國焚坑於暴秦數百年來人心一變而此風爲之遂泯道至漢文除挾書之律而孝武復表章六經經術尤明者立爲博士於是轉相講授師弟子之名然後復見於世服勤既久乃有其師雖以罪死不忍更名他師寧自供以解官者有衆中偶辱其師卽心爲之憤輒以鋒刃相加者雖失中庸之道於在三之義亦不可不謂之甚篤而有禮也自

時厥後競尚虛元人無引繩蹈矩之心師罔所授弟莫之承縱弛懈散情弗繫屬馴至李唐不可弭止見有人以師推人者則羣非笑之見於韓柳之書者可考也退之雖抗顏欲以師道自尊而皇甫湜張籍孟郊輩亦未嘗純以弟子之禮自待焉宋室之興五星聚奎文明之運日開景祐慶歷間泰山孫明復湖州胡翼之或以道自重或以善及人於是多士翕然宗之其後洛閩諸大儒出發聖賢之心源殫知行之善誘而斯人更知有師嗚呼盛矣後數百年姚江以良知之學感天下從游之士受恩既深及其卒乃有以衰絰喪之者觀過知仁斯寧無所致而然與風流既遠言絕道喪如寧陵李龍德輩之知尊其師者不猶行古之道也與諸子之師爲邑張弓鄉截蒲路先生先生諱史字直公爲郡庠諸生純彝之德足以薰人而多方善誘開門授徒束脩之奉一切弗納於是四

方來學者曰衆先生隨才而有所曲成無不各使植立凡先生弟子之出行乎塗者人皆目異之故雖僻處一方識者過之歎其有禮義之風焉先生年八十卒諸子旣哭於寢矣已葬又謀伐石墓上以彰其德苟非先生之教有以深洽乎人之隱微烏能使人戴德於已歿之後思所以揚其休於無窮也耶然非諸君子崇古嗜學亦豈能繹思所教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如是哉嗚呼授受之道至今日蓋難言矣師弟相與變爲商賈爲師者以弟子爲外府爲弟子者視師爲保傭交征以利而滅其誠法堂草長而講授之音無聞反面相傷而射羿之弓時關如此而望有以誘掖奬勸成其材心悅誠服致其報必不然矣無惑乎皐比尙設而已唱驪駒屍儼在堂而不聞失聲也使若輩過先生之隧覩是碑以詳求先生師弟子之誼有不騂顏浹汗而思一易其習心者其亦可不與之

於斯人之列矣然則諸君子是舉挽頹風追古道誠有足多者焉而先生尚矣

友說贈計子甫草

姜西溟 見前

古者士有諍友荀卿曰庸衆駑散則刧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顧言朋友不及師弟葢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於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爲分甚尊而其爲勢則甚疎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疎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爲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賙恤者有誓死生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矣緩急相賙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嫗煦而背濇訾者

耳以語於道義則未也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於道者非吾友其誰望也昔者仲尼沒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於師者相友教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聞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彝倫不至盡斁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與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違其父兄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爲交遊以背公向私爲任俠以一唱百和無所可否爲同志合道指道學爲迂濶薄

廉潔爲無用。士苟習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而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開。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爭騖。於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計子甫草善爲文。與僕交最厚。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籍籍計子名。乃不以僕之拙訥顛蹶爲可鄙。而特以爲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爲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視僕。僕時有所指摘疵纇。輒喜發於頰。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慍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爲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惟不得聞其失是懼。况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苟且以從事乎。吾知計子之取於友者。爲異乎今之所取於友者矣。雖然。計

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於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則其施於人也有勿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交冀有以成君盍以其自爲之餘爲僕謀所以勉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贈

取友論

韓元少 名菼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進士第一人及第官禮部尚書謚文懿有有懷堂集

孔子言損友益友以取友不可不慎也玉以攻而良蘭以湛爲美友固學者之所取資然損者多而益者少往往然也而取友之道在韋布之士猶易何也彼之願友而來者第恐或不如已者耳不如已者在我固失而彼未始不得也我之取友曷嘗不取其不如彼者哉如其非不如己也則必其合志者也必其願其風雨晦明者也必其可與同患難者也彼便辟善柔便佞三者之徒亦何求

於我而至哉夫此三者之奔趨而至者大槪爲膏粱子弟耳彼亦何慕而至不過以損者之三樂進焉而子弟敗矣夫膏粱且然而況公卿大夫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功而終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善哉乎詩人之辭約而義當也有一孝友之張仲而吉甫之受祉誠多矣大將軍有一長揖之汲黯顧不重耶且夫便辟善柔便佞亦多非庸人其始進也毎夤緣文字以自見蕭望之之門乃近一鄭朋朋之奏記筆亦可觀然跡其反復便辟善柔便佞無一不極足以死望之而有餘矣馬融班固千秋之作者也自融在梁氏而李固誅矣固在竇氏稱功頌德秖取殞身焉二君子者非辟耶柔耶佞耶而又何責於朋哉至於大臣當畏罪引嫌之時尤宜闔門謝客深自咎譴田蚡言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

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嗚呼蚡言可謂巧中矣而魏其亦不善自防此亦輕通賓客者之炯戒也

送王子重還楚序

計甫草 見前

黃岡王侍讀有才子子重王子七月初十日余始識之宣府一夕卽與予論操存之旨與宋儒范淳夫幼女論心無出入爲大程子所許語甚合心聳然異之既出其五經藝及詩歌示予予爲之序既久與之處知可與論交也復時時進以激直之言拂逆其意嚮以觀公子之能受與否而子重不以予爲牴牾開誠寫意交益歡今六月杪偕至鉅鹿子重念別其母夫人且一年因請於尊甫求歸省侍讀許之命東爲贈行之言而子重亦索予言爲別嗟乎東

乃窮愁錮廢之人不自意量操筆從侍讀父子間無馮驩之遠謀無夷門侯生之秘計無賣漿人毛公薛公之隱德可以效寸長於公子且公子矯志勵行欲爲漢趙孝胡威喜聞過求令名如漢朱穆欲盡交天下士身任人倫之鑒如郭泰許邵念富貴所自有不汲汲枉道求進名傾六館之士如唐何蕃生長華冑承祖父寵榮不以門第驕人如南北史中崔盧王謝諸賢子弟公子之於美行備矣予何以益公子哉無已則請以東所聞於長老者爲子重贈東聞爲人子者立身之要在擇交讀書以今天下之大交遊之衆可爲公子客者多可爲公子友者少夫客之與友則有辨矣有主必有客盡人可爲客也友者益我學問救我過輔我德畢生有幾人乎凡與公子交甚甘不顧義之所安惟公子意所甚悅卽退有言

惟恐公子聞之。搖手咋舌相戒。此史記所稱奴客。倘以是爲友則良友去矣。然奴客易合而良友難進。難易之間。公子在愼所擇矣。子重行天下萬餘里。又三楚。人物淵藪也。其果得所擇之人哉。書無不可讀也。以我所得力者爲我書。昔我鄉錢尚書愛之。少時修父執禮於涇陽顧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尚書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尚書㦱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歸但熟讀公明宣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斯言也。東聞之虞山錫山兩邑之師友。今與子重別。且辱侍讀與公子不鄙予而屬言。敢不竭其至愚以告

送張生牖如南歸序

討南草　見前

予門人張壎槃魁雄辨之士志慕漢袁絲季心次亦爲陳遵樓護家貧四壁立既而貢入成均上舍教習旗下子弟交遊諸公卿間裘馬甚都周人之急與之遊者不知其爲貧士也癸卯冬偕率予諸弟子及吳會好義長者佽助予葬祖父資三百金半月而辦其才力類如此壬子八月踏京省棘闈者四矣志在必得倉卒爲旗下子弟闌入乞文墨瀋其卷遂出出而僕盡亡其篋遂病一月愈將歸諸公卿尼其行百方諭之不可奪車馬騶導絡繹門外予問之曰子歸則何如壎對曰弟子歸將息交養氣讀書三年而後出予憮然曰有是哉子之進於學也息交然後知平日之交雜養氣然後知平日之氣浮讀書然後知平日所讀之書少子能黽勉三者而力踐其言勿使踰越如是三年我不能爲子師如是十年我且師子矣抑微子失意之後不及此易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今子屈矣屈者往也信者來也猶寒暑日月之相代於前也朱子曰冬暖而龍蛇或出者必亡其身故曰以存身也蟄者養氣之至也子於三者以養氣主之夫息交以省事也讀書以明理也皆養氣之助也子歸勉之凡予門人之信從予而好義能文章者予皆以予言勉之壎行矣

切問齋文鈔卷第三目錄

學術三

王仲威六經論
姜西溟與子姪論讀書
陸稼書示大兒定徵
勞麟書與錢惕菴先生書
彭勤止與董觀三書
張孝先答同年陳宮詹書
武宅中家塾講究序
潘潤章題書院聯
與鄒幼圃書
黃石牧後書目序

沈子大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李渭淸賦稿自序
李中孚立品說別荔城張生
答粱質人
與友人書
張考夫與唐灝儒書
蔡聞之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切問齋文鈔卷第三

吳江陸燿朗甫輯

學術三

六經論

王仲威名鉞號任菴諸城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西寧縣知縣有世德堂集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至若江河之流山岳之峙日星之昭回雲漢之璀璨天地不能不以其顯設者昭昭示人無所矜亦無所秘此天地之不得不然即天地之自然也金以精而良玉以美而貴珊瑚夜光皆物之光者然而金之蒙也以砂玉之錮也以璞重溟之下乃藏珊瑚驪龍之頷乃含夜光此其爲物皆以其殊尤不恒有故往往爲世所貴而造化者亦若秘之惜之以重成其貴葢其所需於世者不急而其所及於人者甚微媚山曜川以爲偶然變

現以示異耳非其所正而常者故古人貽譏於玩物有道不寶夫非常有由然也今夫大道微而百家興異學鳴而六經出嘗取而論之百家者物之尤者也其精者乃僅僅與珊瑚金玉夜光等抉而求之櫝而有之其奢取者往往中造物所忌而與窮阨會故凡以文禍窮者大抵皆摭意鉤深抉精剔華祈一得以自見者也至於六經則不然家而取給焉國而取給焉其用則江河也其體則山岳也其光則日星也其燦則雲漢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其剏意造言各不相師故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書也如未嘗有春秋也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禮樂也分之而殊途合之而一致故易之理可通於書也書之理可通於春秋也春秋之理可通於詩禮樂也而且不得乎六經則天地疑晦冥矣不得乎六經則君臣疑淩轢矣不得乎

六經則父子疑禽犢矣不得乎六經則夫婦疑淫佚矣不得乎六經則長幼朋友疑羣行而盱睢矣故義最平而意則遠情最切而理則辨詞最該而氣則直體最樸而文則工時而爲江河時而爲山岳時而爲日星時而爲雲漢讀之而見其然則以爲然矣故六經之於文則造化也然而詭怪則不如老莊矣奇險則不如屈宋矣深核則不如管商矣誕放則不如荀列矣獨是諸子之所有一皆六經之所不屑有而其精者亦皆不出乎六經特其造意遐詞旁見側出而傅之以險怪緯之以奧僻遂令古今才雄識淺者抉而求之積而有之以是爲秘密而不知其比於玩物喪志也貴寶而失真也鈎深剔華而卒與窮阨會何足與論六經之大哉

與子姪論讀書

姜西溟見卷第二

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讚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

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閻復申曰儀禮公羊傳穀梁傳日讀三百字一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

示大兒定徵

陸稼書 見卷第一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之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

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功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與錢惕菴先生書

勞麟書名史餘姚人有餘山遺書

今之篤志爲實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於人心童蒙初入塾不教以養正爲聖功之基本輒以富貴利達誘之誦讀四書刪節

其注解。惟關係爲時文者留之。五經雖不妨專治其一。惟有删本不出題者。直視爲無用。此何可也。禮經遇凶禮相戒勿寓目。葢有習是經。憒不知經文之大全。居然冒不韙。删經文。鏤板發坊者。纔握管爲舉業。割裂書理。佻巧就題目爲繩尺。穿鑿百出。葦以爲工。說書時便以此指畫引導。不復知讀書本旨爲何事。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辨晰亦非不精。祇以爲梯榮之具。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圖。流於聲色貨利。馳卻聖賢懇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堪言者。[illegible]不過。卽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時文。卽外爲塗飾。亦不過口頭應酬語。初未嘗砥厲廉隅。某嘗目擊而深悲之。數十年來。欲求同志之友。共切劘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盡歸於正。苦寥寥不多見。

比聞桑生述先生志皦而行卓教學者以窮研克治如聞空谷足音喜吾道之有人轉以不得即過訪爲悵桑生歸攜鄙說一冊未及淸寫倘賜覽觀正其差謬則幸矣

與董觀三書

彭勤止 名定求號訪濂長洲人康熙丙辰第一人及第官翰林院侍講有南畇集

不肖隨俗波靡尤悔叢集今始脫落塵氛悠然與古聖賢相對眞有桑榆遲暮之歎但期從此改過遷善何敢云以理學倡導乎惟是理學本無不眞實稍不眞實便非理學口耳之講身心之講此古之學者今之學者爲已爲人之關不可不辨也來札云向來服膺紫陽不敢移動一字不知不敢移動者爲從事於舉業乎爲從事於踐履乎如踐履間果無所移動則傳注所云存天理遏人欲與夫致知力行工夫節次層累而入亦卓然自成醇儒又何必以

他家入門異同更嘵嘵置喙也若蒭於舉業間專守章句遂以爲紫陽之功臣紫陽其許之乎象山白沙陽明念臺諸人之學姑不具論竊謂今日言學當人心陷溺之極得如君家江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語足契宋儒之心印願努力行之吾道幸甚

答同年陳宮詹

張孝先見卷第一

弟撫閩兩載苦無善政及民利未能興害未能除抱愚守拙虛度歲月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今將何以教我耶况鄙性迂疎世務多所未諳酷好讀書而貴鄉又人文之地或得相與朝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負耳乃日以聖賢之道告人而人不吾信又刻先儒遺書使九閩之士知吾之所言者乃程朱之道程朱之道即

孔孟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何意刻書之始。即有爲予言者。曰是書不必刻也。凡刻書必審乎時之所好尙。是書人必不觀。人必不讀。刻之何爲。予曰。予秖知是書之當刻而已。至於人之觀與不觀。讀與不讀。非我之所能知也。今書已刻成。或又爲予言曰。始吾以爲人必不觀必不讀也。今果然矣。刻者自刻。而不觀不讀者自若也。予曰。彼之不觀不讀者。以彼之學非爲己而未聞道也。設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欲聞聖賢之大道者。舍是書曷以哉。今世之學者。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不過舉業已耳。其資質之高者。詩文焉已耳。問其志。不過曰富貴焉已耳。聲色貨利之習溺於中。即有告之以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又何怪乎人之不吾信也。彼之所爲。惟以博科第爲念。一得科第。終身富貴在是。又何以先儒之書爲乎。豈知讀先儒之書。未嘗不得科第。但不慕富

責耳近如蔡聞之黎寧先皆讀先儒之書者也而已捷南宮矣宴曲江矣居木天矣是讀先儒之書者亦未嘗不中也而况終日役役於舉業者又未必皆中乎夫終日役役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嘗不中又何必舍先儒之書而役役於舉業乎或曰舉業可廢乎予曰不可廢也程子曰取其足以應舉斯已耳若役役焉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從事舉業者以程子之言為法可也視乎蔡聞之黎寧先之讀書可也於是或者之言稍沮然予欲以此言盡告九閩之士猶恐其不吾信年先生為鄉先達鄉人尊而信之也久矣盍以吾言告乎果能信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寧先而起者正未有艾也

家塾講究序

武宅中 名在洛盗都人官歷城縣教諭

天地之化不窮雖一草一木皆耐人思思之而猶弗可知也經書之蘊不窮雖一文一字皆耐人思思之而猶弗能盡也素絢可以明禮鳶魚可以明道甚至緝熙敬止可以明止蓋五經四子之書其精多其用宏矣漢儒引經率非本旨而皆有裨於世務後人治經株守前說而反無益於身心漢儒雖誤而有濟後人似正而無功豈唯無功抑猶有害歌則不哭非春秋去樂卒事之教也徒激怒於人耳三年無改義專不忍則章蔡之徒得計又何以教孝乎推此二端殆不及漢儒矣由其致思濶遠而不以物理人情返躬內驗也嗚呼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衆人所能知能行者非濶遠也治之將以學之如旅人問路問畢卽行如病子檢方檢出卽用未有徒問徒檢者而後人之治經可異焉見游夏之問孝則以爲游夏問孝也夫子亦教游夏而已孰自思其於孝何如也見顏仲之

問仁則以爲顏仲問仁也夫子亦教顏仲而已孰自思其於仁何如也講之者曰講書以爲書理如此聽之者曰聽書又以爲書理如此一切身心日用不在書中一切物理人情舉在書外然則出門如見大賓而我非由戶之人仁者其言也訒而我無出話之日也經書之不廢惟干祿求名之士是賴耳豈不痛哉彼夫躬厚薄責固遠怨之方也而伯恭讀之反觀內省默識已非故能變化氣質厠身聖賢令誠如此讀書所思不出人情物理之外所悟不越身心日用之間見問孝則思己孝何如而勿徒訛古人之氣質見問仁則思己仁何如而勿徒判二子之乾坤何至濶遠不切如觀醫人之治病針灸殊施九散異用而曾不關在我之痛癢也夫操觚之士恪遵傳註此從來功令也然亦止爲八股設耳至於日用行習欲求切己之務則經書所紀皆當隨身所處察識參詳以取

裨益。如干祿一章。解爲責之以難。使不暇外務。固一義也。而解爲學非苦難。祿本容易。則雖愚必悟。雖柔亦強矣。又一義也。如飲食一章解爲節飲食戒傷生。固一義也。然日用飲食。乃中饋家人之事。非聖人之自爲也。則解爲教家有方。率謹無苟。不又一義乎。又如相師一章。解爲持危扶顛。矜不成人。固一義也。然樂官有相。本無顛危。則解爲不用士見賓主之禮。特仍在彼相師之常。亦猶老則用安。少則用懷。因物付物之旨。不又一義乎。凡此之類。要皆義之所存。經之所蘊。而於聖人日用。所謂常人能知能行者。尤爲近焉。或者觸目興思。不至於痛癢無關也。洛自受經以來。每維聖人之書。取精用宏。訓詁之義。恐不能盡。逮今六十年矣。披誦既久。兼以閱歷。或時有悟。雖中夜必起。條而記之。雖甚不文。亦過而存之。日久稍充。乃檢爲集。用質同人。倘絕嫌去忌。賜之深思。得如敬止

之可以明止於願足矣夫傳者之言止非詩人之敬止也然固無礙于詩人之敬止也而止之爲義得以益明是可例焉云爾若以是爲無益也則請以博奕猶賢之說進

題書院聯

潘潤章 名相號經峯安鄉人乾隆癸未進士官濮州知州有䜌文書屋集畧

賔陽書院舊有聯皆漫漶不可識院長蕭雪崖先生命余賡之余勿能辭也則復於先生曰古之世學專主靜或乃負笈後半年方得觀大學西銘今之學則惟讀書作文爲首務夫讀書如謝上蔡明道猶謂其玩物故寧約勿泛昔揚子雲生西漢末代獨覃思於古先哲王墳典雖清淨寂寞當世貽譏擇精語詳後來有憾而參摹四分之編康節猶祖述焉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蓋亦本此至昌黎之自敘上規乎姚姒而下逮

乎莊騷。語語如水分犀。如金分爐。求乎文者此其躅矣。請摘于雲傳語爲聯之出曰。非列聖之書不好摘退之文以對之曰。約六經之旨成文且夫士之讀書爲文。固將以明體致用。傳聖賢心法而流聲實於天朝也。書院以賔陽名。其取暘谷寅日之義乎。余嘗登之罘絕頂縱目觀日出處。頳洞鴻濛中。一輪從海底湧上。霞光燦爛。如有金莖盤捧出。因始悟捧日二字。生茲地。居茲院。霄漢有心。能勿殷乎。若乃花嶼星磯。一碧萬頃。鯨吼鵬騫。幻怪惶惑撼耳目。盪心胸余壹不知夫水之一至於斯也。而滙百川歸尾閭必上溯乎崑崙星宿之洪源往往從驚濤激湍中。悟三王祭川義。故曰聖道。海也。聖心。洪河也。聖人之盤錯糾紛。泛應曲當。水之瀾也。閉閤而思之。望洋而歎之。孟夫子之言有味哉有味哉請爲一聯曰。心以賔陽殷捧日道如測海必觀瀾道之浩浩何處致力。子朱子有

言四子者六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則近思錄詳之曩余題譯館一聯箴琉球國諸生云窮經階在近思錄入德門由小學書茲仍無以易也循此以窺尋而上寧弟曰讀書曰作文云爾乎卽其讀書覺其作文若漢之揚唐之韓其庸有弗逮焉者乎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然請為我鋟之木鋟既就因並書此以諗同學二三子

後書目序

黃石牧 名之儁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內閣中書福建提學有唐堂集

歲丁未之十月。罷官歸。囊篋無所蓄。獨蓄書倍前。遂并前所貯合爲目錄。經史子集之正大者共二萬有餘卷。餘雜細者八百八十餘冊。不計卷附焉。曩夢中得句云產業僅添書數種者是矣。而惜乎已老矣。目老而昏艱於視。手老而倦艱於披。口老而乾艱於讀。心老而衰艱於思。然猶彊勉朝夕把一編。老妻見輒諷曰。是取第作官歸矣。尚吾伊欲應舉耶。予自惟幼習舉業。誦孔孟程朱之書。講求性命仁義之旨。以闡發題目。弱冠爲詩古文以迄於今。世則鄙爲辭章之學者也。辭章者即聖人之所謂文也。易曰修辭立其

誠詩曰出言有章書曰辭尚體要而世概以爲風雲月露夫四者天之文也道無往而不在則何文不可以見道然吾見近世辭章之學必推虞山錢受之乃其崇奉金華宋景濂也曰道譬之日程朱見日於牖隙文憲見日於扶桑廣狹至不同量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靑天而覩白日其言狂悖至此蕭山毛大可以博學鴻儒入翰林而著書詆諆朱子更甚謂宋儒腹中無書始歎騖辭章者之溺於文愈深所讀書愈雜而離道愈遠則亦不善讀書之過矣昔座主儀封張宗伯公每見必深言辭章不足爲學宜相聚講論性道予謂孔孟程朱之言當心體力行不在聚講標一理學儒者之幟也縱效昔人撰述語録講義則宋元明儒剔抉盡矣安事雷勦剏今學者半染姚江非盡洛閩正宗說鈴書肆緗棼塵冢無益與辭章之學等乃予溺於文久於道終已無所發明

而蹉跎老矣昔之所誦什不記一今之所誦什不熟一書增而學減爲可耻也聊錄其目以傳於家且自訟焉

葛端調曰有明世宗末年王弇州以詩文之學鼓動聲利於世界無分毫之益而於人心之害甚深後來復有婁東張天如以文字動天下一時輕華之士趨之如鶩至干州縣權執文衡局而人心又一壞只一東鄉艾千子斷斷與陳臥子等爭而孤不得輔然於世道人心蓋已補救不小此讀書愈雜離道愈遠之效也

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沈子大 名起元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光祿寺卿有敬亭文稿

凡百嗜好皆累心唯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色財利官爵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

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灤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共
文矯然。其氣凝然。自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則
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
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擬其精
而嚌其胾。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
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既酷嗜。余則有
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
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即吾身心之道也。非書
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
士。詭奇誣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
之火。不幸六經亦悞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
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沉於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

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書益漫汗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乃舉數臠。釂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惟無與。皆足蕩精魄而糜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白黑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潢潦。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此。今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書之富爲。生聞

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誤所趣。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留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積書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況旁及道藏釋典。徒使後生聰明。眩入岐途。不若專收經史。插架不多而獲益無盡也。

立品說別荔城張生

李中孚 名顒盩厔人有二曲集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便無足觀。若以詩文而博名媒利。僕僕於公府。尤不足觀矣。唐蕭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爲之色沮。宋文人陳師道。居京師二年。未嘗一至公卿之門。宰相章惇欲見而不可得。使文人皆

如師道人重而文亦重矣荔城張氏子兄弟三人咸質美能文而有志於道嚮余甚篤遙通尺牘問學有年茲仲子希載負笈來從余遊余嘉其肫摯與之盤桓者三宵晝瀕行長跽請言以自勗余嘗慨習俗文盛質寡沉溺於章句葛藤於口耳茫昧一生而究無當乎實際以故深以爲懲生平未嘗從事語言文字亦絕不以語言文字待人無已則有二字奉贐其立品乎因請立品之實曰無他惟在不以文人竟其生平凡文人之所營逐時藉以爲鑑戒他人如是而已獨不如是品斯立矣品立而後學可得而言也曰希載生平頗知自愛恥事干謁第家貧親老仰事鮮資奈何曰顏子簞瓢陋巷甚樂當其時尚有父顏路若顏子以親老之故而少貶徇人則雖日奉五鼎之養亦謂之大不孝又何以爲顏子生避席再拜曰命之矣遂書其語以行

答梁質人

李中孚

頃承左顧寔人倉卒無以爲欵抱歉殊甚接來翰暨佳刻能有古人心乃能爲古人文秦關之游憂時感事壯懷激切所籌邊陲情形可謂天下之大有心人僕閉戸養痾久與世睽戸外事毫無所知對此益增愧赧承示張聲百秦遊草皎皎異才讀之不覺斂衽但僕有微意欲少効忠赤不敢不以告也昔胡澹庵以詩人薦朱子朱子堅辭不應懼人之以詩文小技目已也聲百妙齡登科將來前程萬里豈與其爲一時春華之王楊盧駱何如爲千古卓犖之韓范富歐其中如西山首陽楊太尉墓等作凜凜有世教綱維之思曉行姑射望嶽望終南諸什少年富貴繁華中灑灑乎有超逸出塵之槩雖曰庭訓有素而聰明得自天賦則既優且厚矣以此

進道何詣不可幾何境不可造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周程張朱豈異人事僕夙聞其尊甫先生以遠大期諸郎君僕山林迂病人深荷其特達之眷不能少効涓埃更何忍不以朱子之自待者待聲百也僕意謂天之生材實難而時者難得而易失聲百既具一日千里之姿宜乘此英穎未鑿之時力學友善使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他日道德如周程張朱事功如韓范富歐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為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庶幾其尊甫大人望子之盛心亦庶幾聲百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大孝豈非千古盛事若一刋詩僕實懼世俗人僅以詩文目聲百也序言之命非所敢承剏僕學不為文生平未嘗應人以文而顯者尤所嚴戒若一旦破例則開罪于前後知契不淺白沙先生答林郡守書云僕平生拙學于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守此戒來三十餘年

苟不自量勇于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詞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則必欲成其美。僕之辱愛于執事。不可謂不厚。特于此未之察耳。願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幸甚。今僕于來諭亦云。聲百緇衣之好不滅古人。僕非木石。寧不知感。其所以圖報特達之知者亦自有在也。札內論魯仲連處卓絕之識發昔人所未發。足爲千古定評。無俟往返此復。

與友人書

李中孚

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而炳若日星。萬世而下飲食之不盡。其次雖有編纂。亦不必當時誇詡于人。或祗以自怡。或藏之名山。至其德成之後。或既死之日。舉世思其餘風。想其爲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諸其門人。思欲得其

生平之一言以爲法訓斯時也是惟無出一出而紙貴洛陽千門傳誦矣此正如華陀之青囊一付丙丁至今爲恨惟恐其不傳也所以然者以華陀當年行之而有驗也今有庸醫方患羸疾偶有奇方不能自服以療其身忽見世之同疾者遂以此方授之且曰此神方也傳自異人君宜敬修合而服之毋輕忽也而彼患者方且啞然而哂茫然不敢信何者彼方見我尩羸日甚我雖剖心相示彼又安肯信我此方之眞可以已疾哉比見足下以其所著諸書輙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議我者亦復不少其服我者不過服我之聞見精博能彙集而成書也其議我者直謂我躬行未懋舍本趨末欲速立名適滋多事況諸談詠偏枯虛寂大類釋子偈頌而儼然列之簡冊此尤諸人之所竊議以爲未足者也凡諸議足下之言僕所得聞者想猶其一二然已覺切中足下之病

若夫所不得聞者不知又當幾許耶僕雖不肖旣蒙足下左愛則不啻骨肉若矣人之議足下是議我也足下之不能韜光剷彩是僕寐所未恬也是烏容以無言耶言之雖過切直想在所不罪也

與唐灝儒書

張考夫 名履祥桐鄉人諸生有楊園集

大抵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仁兄天資之敏讀書之富從事學問之久交與朋友之多俱非弟之孤陋迂疎之所及是以去春雖讀所著文字不能無疑於心而懷之幾及一載不輒効之左右者以爲兄之所得當必過我而或未可冒戾也遲之旣久疑者滋思矣蓋思兄之積學將因所著文字而一旦流爲違近

指摘之端又思後生初學所以尊信唐先生者將因指摘之衆而損其尊信之心其不然者則遂長其誕漫詭異之習二者所繫均非淺也居常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邪說肆起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濡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悞悞人釀成生心害政之旤而未之有已也幸或禍亂之中良心天啟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洛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爲文詞以與俗流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角技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不著述亦不容于不傳如其不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多著述誠何益于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

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于君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于著書況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輙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呂涇野曰不著書立說不過一已意見之偏用工之差若以之著書立說不但自誤兼以誤世況以意見爭門戶耶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蔡聞之見卷第二

有才貴乎無才貴乎無才而齷齪卑瑣碌碌焉守兎園以終其身遇物而不能知登高而不能賦斯亦士君子之恥也然吾以為有才而自恃又不如無才之善伊川先生以有高才能文章為三不幸正謂此也昔者三代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民鄉老及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取實行而不在文章西漢以

孝廉取士東京四科魏晉九品皆重行誼至隋建進士科唐又分爲明經進士二科自是而後則非文學詞章罕得進矣節比由夷行同曾史者多屈處於下而不能知而一字之奇一韻之巧馳騁於詞壇取高官顯名於天下嗚呼三代以下所以多輕薄浮華之士也夫樹木者以植根爲上立品者以務實爲貴才名過盛而矜已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喪檢辱身之士也昔者禰正平孔北海恃才而死王粲陳琳以才故卒爲曹操用識者兩有譏焉唐初四傑果如裴行儉之言江東二陸終於非命才之累人一至此哉其餘若孟堅之附於竇氏中郎之屈於董氏也歆之用於莽也劉柳之與八司馬之列也之數子者皆才高天下學冠一世卒以負才欲試與非其人使千載以下論古者猶有遺憾所謂雄雞不能斷其尾而參天蔽日之材且纏絆

於野蔬刺蔓以自累也然吾謂伊川先生其有激而言歟當時王介甫以盛名致宰相位新法行爲有宋亂首而民不聊生其時王雱警敏絕人文章達於帝闕竟夭其身且蘇氏兄弟亦以文章顯者卒與呂陶等分爲蜀黨與朱公庭賈易等互相掊擊此皆伊川先生所親歷者故其時日與邵堯夫張橫渠諸人剖抉性命之精以復性明善爲要以近裏著己爲功上以接孔孟之傳下以開晦菴之緒使士知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章與實學並足稱者此又不可以槩論